

情緒在地景中穿越古今： 從達悟（雅美）文化的地名構詞談起

胡正恆* 林子晴**

中文摘要

本文旨在探究達悟人地景上所表達的情緒，從音位與構句推敲關於族人「地名」詞彙的意義組裝過程裡，我們重新認識到達悟人感知歷史事件形貌、與比喻土地脈絡習性的南島表述策略，以及他們如何不斷從情緒動詞詞素、以及構詞句法的角度來對過去的人、事、物從事文化分類。

達悟地名語詞的結構展現於語根組合之際，其添加詞綴所呈現的南島語黏著特質，以構詞的重疊法和詞綴法最多。在上千地名中，除了普遍的語根重疊法則之外，地誌裡動詞焦點的變化往往表達一種強烈的情緒，例如以 *mi-*, *ma-* 的動詞前綴的主事者焦點來表述「牢牢記在心裡」、「每年都要重覆」的儀式神聖感，還有動詞後綴以 *-en* 描述「直接影響」的形式，如白珊瑚之地 *Do Kahahanen*；以 *-an* 形式出現者如看不到的孤獨處 *Do Panepdepan*。至於名詞組的地名則以整串句子結構來描寫土地，例如描述地景上綿延的動植物資源，土語直譯就是嗜好物的家，彷彿自然萬物都可在人類心智的安排裡得到寓居。

本文最後分析紅頭始祖遷移的情緒標記：1. 開基祖祭儀記憶遍布於地景上，強調遷徙 *milis* 可歸因於厭煩感受 *mangasae* 的爆發。2. 儀式地景以 *ika-* 情緒動詞表達「因……而感受」的土地療癒轉折。3. 土地的傷逝歸因於鬼靈的魂變成巨蛇及龍捲風追擊人群，讓祖先地景上銘刻著敬畏情緒。4. 最後，這些情緒地誌上的記憶銘刻卻是歷歷流傳於當代口語實踐，見諸個人的古謠吟唱 *anohod*、以及集體的交感樂舞 *mivaci*。這古今反覆的轉用會使因借喻（*metonym*）而得名的人地事物，持續被情緒記憶再脈絡化，強調出地景的特定局部去指涉另一整體，包括借用植物、魚類、動物、環境資源去隱喻萬物的社會性質。「情緒搬運行動」因而成為一群可流動使用的借喻記憶，是達悟（雅美）族人當代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參照座標。

關鍵詞：蘭嶼、達悟（雅美）族、情緒地景、生態人類學、語義語言學

*中國文化大學森保學系助理教授。hujackson@gmail.com

**國立臺北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linxo145@gmail.com

一、前言

本文是從生態人類學的取徑，面對當代臺灣社會亟需關心人群與土地間的互動關係和資源共管問題，意欲理解不同人群擁有不同的知識流露方式，而地景（landscape）記憶更是南島語族（Austronesian）獨特的在地符碼化過程，透露出當地人約定成俗、但外地人可能視而不見的社會脈絡（cf. Guo 2001, 胡正恆 2004）。蘭嶼島（*Irara* 或 *Pongso no Tawo*，亦譯作人之島）位在臺灣本島的東南方，距臺東市富岡漁港約 49 海浬的西太平洋邊緣上，面積 45 平方公里，環島一週為 38 公里。世居蘭嶼島的達悟／雅美族人約有三千五百位居民，生業上以山田游耕、拼板舟漁撈為生，並以核心家庭（*asa ka vahay*）為自給自足的基礎生活單位。若以當地情緒口語的日常使用為社會集體意識的微觀宇宙（microcosm），那南島語族原住民如何從他們的情緒記憶和地名典故去銜接「歷史」與「現場」？而土地上的文化分類知識與情感意義脈絡又是如何被當地人群所理解和分類？遍布於地景上的歷史事件，因著眾多在地特有的情感標記（emotional reminders），讓「分地成類」在蘭嶼島上顯得格外重要。

「南島地景情感」關心達悟語中特有的開基祖遷徙大敘事，情緒地誌（emotional topogeny）典故即是「地景被歷史情緒脈絡化」的獨特在地意識，是在南島語族的起源傳說中：祖先、開基社群（origin group）或某項事物，「極富情感地在一起」，長途跋涉的「動情遷徙」旅程，並沿線一路留下生態化、形象化的口傳標記，讓特定社會一體性的情感穿越古今、施展力量、搬運意義。在南島社會中，特定情緒往往事件化、脈絡化在一序列的人名（親屬或擬親之系譜），甚至是在一序列的地名（地誌譜）中，但是南島的情緒地誌往往由於人名和地名往往互相指涉、難分難解，讓歷史既存於地景現場、也同時被情緒力量組織，形成一個系譜和地誌譜的時序脈絡混合體。透過彙整當地人的地誌語料，我們得以用文化比較視野重新檢驗達悟人對土地認知中的微言大義。這些對於地景標記的再敘說，無論以有形（疊石、銘刻）或無形（故事、身體記憶）的形式呈現，都讓特定情感成為日常行動與身體實踐的關鍵感應部分。

人類學的情緒研究是南島語族此類分布範圍廣大、流動性強之平權社會的關鍵切入點。在過往民族誌的調查與書寫上，由於平權社會缺少明確世系群或法人團體（cooperate group）的組織、或是擁有土地的團體甚多展現流動的社會結構，過去的人類學研究一直不易辨明在彈性社會組織之外的文化運作要素（黃應貴 2002），這使得地景的情緒標記正為此一問題另闢蹊徑。情緒人類學研究奠基於 M. Z. Rosaldo（1980）有關菲律賓賓 Ilongot 人的生態儀式與民族音樂分析，此一經典民族誌深描當地人如何在集體儀式中，體驗各種突出情緒之意義脈絡，試圖理解當地人如何以激情、憤怒、憂傷等字詞（terms）概念來呈現他們的「社會一體」觀。Rosaldo 描述各種特殊情感的在地脈絡是：「當 Ilongot 談到感情時，意欲使用其相關意象（imagery of feelings），去定義己身與過去之間的關係，並遭逢迅速改變的當代，和周遭的自然世界。」（Rosaldo 1980：36）換言之，「文化」化的情緒是一整串主觀文化感受的體驗標記，銘刻（inscribe）了許多感

受、認知、實踐的身心狀態。小至個人隨意哼唱、大至社群集體動員的樂舞遊行，銜接（articulate）了古今持續運作的「共感」情緒，是大社會加諸小自我之間框限行動的判準樞紐。換言之，對當地人的生態儀式而言，一貫情緒正定義了儀式中的意義轉換，正如 Ilongot 人獵頭與尋狩是因為憤怒、嫉妒、羞恥等強烈情緒「在心中擺置重量而爆發」。（Rosaldo 1980：34）

相較於歷史人類學的地名、地景研究，蘭嶼地景知識乃至「其間擺置的歷史情緒」一直是被學者忽視的，雖然從日治時期學者就有紀載到片段的地名與其南島語語根，但延續上百年的達悟人類學研究傳統看待當地人的地景知識卻一直停滯在「紀錄與典藏」的脈絡。（cf. 胡正恆 2002）其實蘭嶼研究的創始者——鳥居龍藏一開始其實便注意到雅美人此一獨特的地誌地名說：

一個地方或一個部落固有的地名或社名，我們有義務加以保存，要謹慎避免毫無意義地使用新地名或新社名。紅頭嶼古來就有完美的山名、溪名及社名，我們絲毫沒有理由，硬創新名來稱呼。在這兒，我站在學術上的立場，說明保存固有土名的必要性。（鳥居 1996[1898]）

二次戰後漢族人類學家衛惠林與劉斌雄兩位先生深厚的田野調查報告《蘭嶼達悟族的社會組織》（1962：131）裡頭，對此地名的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TEK）就有提及他們一共編號了 267 個關於「海邊每一個山岩以及岩石的名字」的土語俗名，但未見出版於書中：

（達悟人）他們不僅對於陸地的一山、一河、一林、一泉都有專名；特別對於海濱及近海內的每一岩石、每一區域都依據其方位、形狀等命以專名。……陸上的土地財產，如溪流 aju，水源 ranom，及山林 tokon，採陶土區 tciatanan，村落基地 ili namoy，海岸碼頭 pakanaman 乃至棄穢處 pararonan、茅草地 lalavetel，每一單位都有一個專名。（衛惠林、劉斌雄 1962：131、134）

二位先生指出潛在地誌命名研究方向在於社會的共享記憶，雖說兩位先生意識到當地人地點命名非常豐富，但卻沒有歸結整理出來「地景上的獨特在地脈絡」究竟是什麼，只暫時結語在「達悟族對於經濟生活有著深刻的認識與細密的制度發展」寥寥一語（衛惠林、劉斌雄 1962：130）。

臺灣人類學界對此一地景標記現象，後再有更細膩的說法提出，是在余光弘先生的英文博士論文（Yu 1991）中，指出這些在地地名的使用邏輯：

達悟人在島上行動使用的是絕對的觀念。蘭嶼全島已被劃成許多各有專名的小區，估計蘭嶼此種地名的實際數目應該超過一千。島民不需使用東南西北做為方向的指引參考，僅需指出確定的地名做為定位依據。這一空間分區的系統猶如行走於大廈樓層間的各房間，只要能熟知房間的代碼，達悟人不需要知道羅盤方位便能抵達指定地點。（Yu 1991：83-84）

這些神話或歷史記憶中的場景早是歷歷在目的「情感地」、「不可忘記之重」*ji ta ngawawan*。最典型的歷史現場，包括豐收祭 *mi-piya-piya-vean* 在搗米舞 *mivaci* 的祭場 (cf. 林子晴、胡正恆 2005 : 47)，就像是椰油與東清村海邊的小米港 *Do-Vanovanoa no Kadai* 地點、或是樂舞 *ganam* 祭儀之舞場如椰油村海邊的 *Do-Paganaman*。而這些「不可忘記之情感地」在余光弘先生的另一本小書中的描繪則是：祭儀場景中飽含歷史傳承的一致情緒。例如豐收祭「是歡慶農漁的豐獲……宰豬宰羊以慶佳節…中午家家戶戶團聚共餐，餐後有搗小米 *mivaci* 的活動。……搗粟時源源不斷丟入臼中的粟穗本身即已具有巫術意義，對習於交感巫術概念的雅美人來說，這個豐足的意象也可預示來年同樣的豐足。」(余光弘 2004 : 126、128) 在這些貫穿古今的歷史「現場」，洋溢著「有歌伴和」、「祈禱相隨」，甚至也有許多戲謔成分，「不時見到觀眾被歌詞引出哄堂大笑」(*ibid.*)。

解嚴後，這些族人歷歷指認、時常溫故知新的「地景記述」*ngara ngaran no mocimot no pongso*，往往進一步成為當代社區總體營造、與文化復振運動中重新凝聚部落傳統領域的共識焦點，以致在 1987 年以後，遂有越來越多關於在地土地記憶的豐厚描述流傳開來，例如陳仲玉 (1989)、張燦穩 (1991) 的研究附有若干小區地名的地圖標示及釋義；夏曼·賈巴度 (1997) 的《蘭嶼部落地景地名空間文化之調查》則為第一位著書立說，系統性地以漢語、達悟語地名對照，企圖為部落儀式地景正名的在地論述。新一波文學創作者如夏曼·藍波安〔施努來〕、夏本·奇伯愛雅 *Syapen Jipeaya*〔周宗經〕、董森永等大師，在世紀交替之際也由其作品反思像這類當地人數百年到上千年系統性地發展起來的傳統生態知識，顯然在地標名稱中也同時飽含著社會情感的微言大義，應當被視為形成文化知識的重要符碼。

本文討論的場域因而設定在「地景中的歷史情緒」，特別是始祖遷移歷程中的特定情感記憶，常被連結到日常口語與當代社區論述，能特別看出達悟人心目中的土地歷史性，其實是指導當代社會互動的草根認知模組、是被詳實表述的實質在地興趣、也是一種整合多層次社會制度的文化感知溝通工具。若用李維史陀 (1994 : 3) 的提問來說，土地標記要如何敏於用，也同時方便敏於思？本文進而想探討達悟人的「情緒地景」到底表達了哪些獨特的文化情感？在地心靈在述說過去一脈的事件又有哪些獨特的情感作用形式？

二、方法：情緒地景調查工作

在有關達悟情緒地名的田野調查工作方面，兩位作者都已有多年的蘭嶼田野經驗 (cf. 林子晴、胡正恆 2005, Hu 2006)，而新為本研究所進行的調查，則是在 2011 年的冬天開始，我們重新拜訪蘭嶼的許多朋友，包括董瑪女老師、以及周宗經、張海嶼、董森永、王桂清、蘇瑞清等諸位先生。特別是關於本文重要的情緒地景案例「紅頭始祖遷移」中，從蘭嶼紅頭村的語料推敲各種關於當地「情緒地景」的種種線索，一方面我

們重新認識到達悟人藉由大的歷史時序架構指涉過去的情感標記，另一方面「情緒地景」主題不斷給出衍生地名與當代行動，連結在飽含情感的土地脈絡裡，成為一種細膩的自然分類，讓外人不能忽視在其語言構詞與音位標記運作間耙梳其特定文化知識。

作者們過去以雅美傳統生態知識（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TEK）為主題架設的歷史地理資訊系統（以下簡稱為歷史 GIS 資料庫介面，參見附錄一），便是此一「情緒地景」理論關懷之下的產物。這套系統所提供的地景資訊，乃是透過實地田野調查過程中的深度訪談、社區組織行動軌跡之沿線地理資訊蒐集、儀式現場參與觀察、口述生命史紀錄，並且輔以文獻分析等方法彙整而成。重新整理地誌故事中流露的情緒字詞，我們重新分析在地敘事（local narratives）的情感隱喻，希望以「情緒」此一文化主位觀點來呈現凝縮於蘭嶼地景之中的社會與象徵意義，以理解雅美人如何透過古今論述運作去組合特定地景元素，來形塑當地的自然觀、社會規範與文化價值。

本論文中主要引述的「歷史情緒」資料來自董瑪女老師已然整理、早有發表的中研院民族所的達悟口傳檔案中（董瑪女 1995a，1995b），作者也查閱過去人類學家劉斌雄先生訪問紅頭村著名報導人的語料，述及紅頭始祖遷移的不同情緒。例如 Syapen Maneywan 於 1981/11/8-9、Syaman Poyopoyan 於 1981/7/22 所述及的祖先地景順序與相關的情緒記憶。至於參與觀察「當代情緒」的部分，作者在田調期間也曾拜訪過好幾位雅美耆老與古謠吟唱大師，深知古謠演唱與地景事件在情感上互相呼應的隱喻慣性。例如紅頭村裡，知名地方文史專家的夏本·奇伯愛雅（Syapen Jipengaya），漢名是周宗經，1946 年出生於蘭嶼紅頭村，近十年成立「雅美族飛魚文化工作室」（*peyvazayan so iwawalan no tao*），自況「用歌謠為雅美族文化從事語言和傳說故事之收集與保存。」（田野筆記，2011/11/7）他說日常吟唱的古謠 *anohod* 也有不少強調過去地景中的情感，收錄在他 2011 年新出版的兩本歌謠，是首見以當地族人「文化本位（emic）」的觀點整理雅美族音樂。他共蒐集 225 首歌詞。包括古謠 *anohod* 115 首；聽起來類似歌的 *raod* 22 首；六類情歌：*ayani* 57 首；*omririna* 8 首；*rawarawat* 4 首；*mapalaevek* 1 首；以及無錄音、只有歌詞的 *mikariyag* 7 首、*kalakalamat* 4 首。Syapen Jipeaya 的歌謠吟詠背景地點大都以紅頭部落的古今事件為主，對於此一蘭嶼最古老部落的情緒地景深具代表性，是謂難得的當代演唱情緒語料。

綜合訪問與檔案所得的達悟語「地名知識本體」（topogenic ontology），歌謠裡豐厚的地景記憶，讓過去災變驚恐形象映照在當代言談，還持續被紀念與再生產成為一種具象化的提醒，讓風景是歷史的文本，也是啟迪環境知覺的座標。關於地景故事的言談流傳、與過去深刻情感投射的口碑記憶，其實使情緒成為一個具體而微的古老隱喻模組，亦即情緒慣性之施為展現。這套關連古今的心智映照往往在銘刻於某類重要文化脈絡上，是歷史的，也必須是地景的。在地字詞上並使用特定整組名詞組、動詞組、或靜態動詞（讓動詞當作形容詞）來講述一系列的南島關鍵「情緒印象」。許多古南島語的艱深文化價值就連同地名字根聲音，像是硬背風景一樣地，是整個「情緒地景」嵌入腦海，成為一種導向穿梭於古今時空的獨特知識傳統。

三、結果：地名的組成與其情緒敘事

達悟人描述「直接自然」(immediate nature)的文化再現，情緒用字可謂非常隱晦於行動敘述的言談之間，常常間接使用食物、園藝、牲畜、森林等重要的自然資源來描摹過去的情感意象。特別是始祖遷移的故事提供一個大的歷史時序架構，指涉過去情感擺置的地方脈絡。以下先耙梳地名字詞組組成的原則歸納，其次論及地景大敘事系列，及其情緒敘事所呈現的特定文化概念。

(一) 達悟語地名結構描繪

要充分了解達悟地名感知的文化邏輯，必得理解地名詞素以及構詞句法的意義，以理解在地認知框架乃至其中情感。由於達悟地名可分為動詞衍生詞或名詞詞組兩大類所構成，詞素間又貫穿著重疊強調和詞綴焦點變換的組句技藝，讓地名記憶的咬字音位區辨其實是一次又一次地展開了當地「所詳細表達的情緒文化興趣」。

1、詞素分析上：本文以下為便利閱讀重疊和詞綴，一律將格位標記(處格、斜格)與動詞、名詞組的各詞素單元以空白斷開標明，至於族人習慣連續唸出、但明確知其義的詞綴與字根音節，則以連字號標明相接處。地名字首以連字號標明並都大寫，例如 Ji-Soso(吃奶地)、Do-Vanoa(港灣)，以利和否定助動詞 *ji* 區分。*Ji* 做為否定助動詞例如 *ji pi-ze-ziak-a* 是「不要使之出聲 *ziak*」，後綴 *-a* 是從 *-en* 曲折變化而來，前面否定助動詞 *ji* 不加連字號。

2、構詞句法上：在何德華教授與董瑪女老師過去一系列的達悟語言學研究中 (Rau and Dong 2006；董、何、張 2012)，已經提示到達悟語添加詞綴所獨有的黏著語 (agglutinating language) 特質，達悟地名語詞特別是以構詞上的重疊法 (reduplication) 和詞綴法 (affixation) 最為常見。

第一，關於重疊法 (reduplication)，達悟語地名不論是動詞還是名詞，分享著對於南島語語根重疊構詞的一種喜愛，表達在各種詞組中，成為貫穿在衍生詞組裡的一項顯著特色。

第二，詞綴法 (affixation)：達悟語地名有時是一個句子，其構詞句法特色反映出多種南島語強調之焦點系統，包括：主事者焦點 (Agent focus)，以主事者 (Agent) 為主詞 (pivot)；而非主事者焦點則以受事者 (Patient focus)、處所 (Locative focus)、工具或受惠焦點 (Instrument / Benefactive focus)，分別以受事者、處所、工具/受惠者為主詞 (Rau and Dong 2006：12)。語言學上，達悟語的地名表達法和許多南島語一樣，是作格語言 (ergative language)，做地點副詞的名詞組格位標記為處格 *do*。(董瑪女、何德華、張惠環 2012)

（二）地名裡的情緒動詞記憶

由地名典故的情緒語言分析，我們著重於達悟自然描述系統中的古老情緒語根、重疊強調和詞綴焦點切換等的各種認知經驗，本文以下以達悟人最有古老起源歷史的部落——紅頭村為例，討論始祖遷徙地景各階段中常見情緒表達的方式，包括地名衍生詞在動詞組和名詞組裡面兩種組裝（assemble）情感的方式。

動詞組地名以改變加綴最為常見：地名以動詞焦點變化的情緒詞綴，除了 mi-, ma- 前綴的主事者焦點外，還有動詞後綴以 -en 描述「直接影響」的形式，如白珊瑚之地 Do Kahahanen；而動詞後綴以 -an 形式出現者如看不到的孤獨處 Do Panepdepan。雖然達悟語的地名只有少數是用情緒語根表達的，但是在地景述說的故事中，卻大量運用情緒動詞衍生詞方式（如動詞加綴、重疊、語根等）來表達地方感，更可以看出達悟文化與情緒認知的關聯。以已故紅頭村著名報導人 Syapen Maneywan 於 1981/11/8-9 述及的祖先地景順序與相關的情緒記憶用字為例（董瑪女 1995a），我們大抵看到動詞地名中情感是意義認識之源、是行動的標點（表 1），以下地名後接冒號，挑出地景故事的若干字詞組，為作者所提取之情感記憶範例用字。

從地景大敘事的情感層疊發展上來看（圖 1），第一階段開墾乃是紅頭始祖迂迴地開墾「環草原區域」、第二階段開墾「溪流森林區」、最後第三階段開墾到達紅頭村南邊的「海岸沖積扇」。以下嘗試以紅頭始祖遷徙階段為敘述軸線，論及地景間的特定土地記憶與情緒感受。

表 1：蘭嶼紅頭村的歷史情緒地景

由知名報導人Syapen Maneywan 於1981/11/8-9所述及的祖先地景順序與相關的情緒記憶用字。（整理自董瑪女 1995a）

<p>Do Kahahanen大漲潮之前：哀求nipasasyan，身體狀況非常糟 <i>teyraet</i>。</p> <p>第一階段環草原時期：當地地誌提到mi-, ma-字頭的動態動詞表示「主事的情緒」，強調遷徙<i>milis</i>可歸因於厭煩感受<i>mangasae</i>的爆發。</p> <p>Ji-Paptok, Do-Ranom Ji-Paptok：當地地誌提到皺著眉頭就要哭的樣子<i>miningeninget, mininge-ninget, <ninget</i>；哭<i>kapilavilavi, ka-pi-lavi-lavi, <lavi</i>。周遭是先祖命名各種生物的地方<i>mangarangan, man-ngara-ngaran, <ngaran</i> 名字。如於Jitonga處發現並命名芋頭。</p> <p>Do-Palahawan：捉羊，住的很煩<i>mangsae</i>。</p> <p>Do-Tozak no Inapo：當地地誌提到燒燙, 高燒, 烘<i>madangdang, ma-dangdang, <dangdang</i> 烘。很危險<i>manginanawa</i>。</p> <p>詛咒太陽熄滅、變成月亮。很可憐<i>jimakasi</i>、羞愧<i>mileilak</i>。</p> <p>不能熟食、尋火、住膩<i>mangasae</i>。</p> <p>Ji-Voit：以半人半鳥的小孩鳥聲命名該地，住膩<i>mangsae</i>。</p> <p>Ji-Cakaoyan：採集海產、撿到瑪瑙珠鍊、感到新奇 <i>waranay</i>。</p> <p>改變心意<i>mannakenakem, man-nake-nakem, <nakem</i> 想法, 意思。</p> <p>看起來不好<i>mamosa citacitaen, cita-cita-en, <cita</i> 看。</p> <p>Do Igang do Libtong捉到飛魚、回到Ji-Rakoa Vocid、Do-Pangalologan Ji-Maramay造船。</p> <p>Jimaramay找到蘭嶼花椒<i>varok no korang</i>。</p> <p>Ji-Kacingehan：生子有頭痕、厭倦<i>mangsad</i>。</p> <p>Ji-Langoy〔Do Langoyna〕：當地地誌提到感到不舒服、沈重<i>ikeyngen</i>，去Do Yabnoy聽飛魚託夢<i>nipatateynepa</i>。生病很可憐<i>makasi</i>，禁忌<i>ikalag</i>。</p>
<p>第二階段溪流森林區：區域地誌開始大量提到ika-動詞表達「因……而感受」的情緒。</p> <p>Ji-Takeynivan：當地地誌提到看不到海，難過，Ivan人在Ji-Lbeng處上岸。</p> <p>Ji-Vaoknong：生子魚頭人尾、後在Jimavitazaw溜走、厭倦。</p> <p>Ji-Pratayan（看不到海難過）→Ji-Zagpitan（人地聯名、厭倦）→Ji-Makalilinan（人地聯名）</p>
<p>第三階段海岸沖積扇：持續觀察到 ika-情緒詞的大量使用，災害地點中瀰漫著神聖祖先的紀念與恐懼。</p> <p>Ji-Sasadangan〔Ji-mina-sasadangan〕（與Tehey樹人同住）→Ji-Maliodod</p> <p>Jimacalowalolog：鬼靈之魂變成巨蛇及龍捲風、害怕。</p> <p>Ji-Masik→Imorod（紅頭村現址）。</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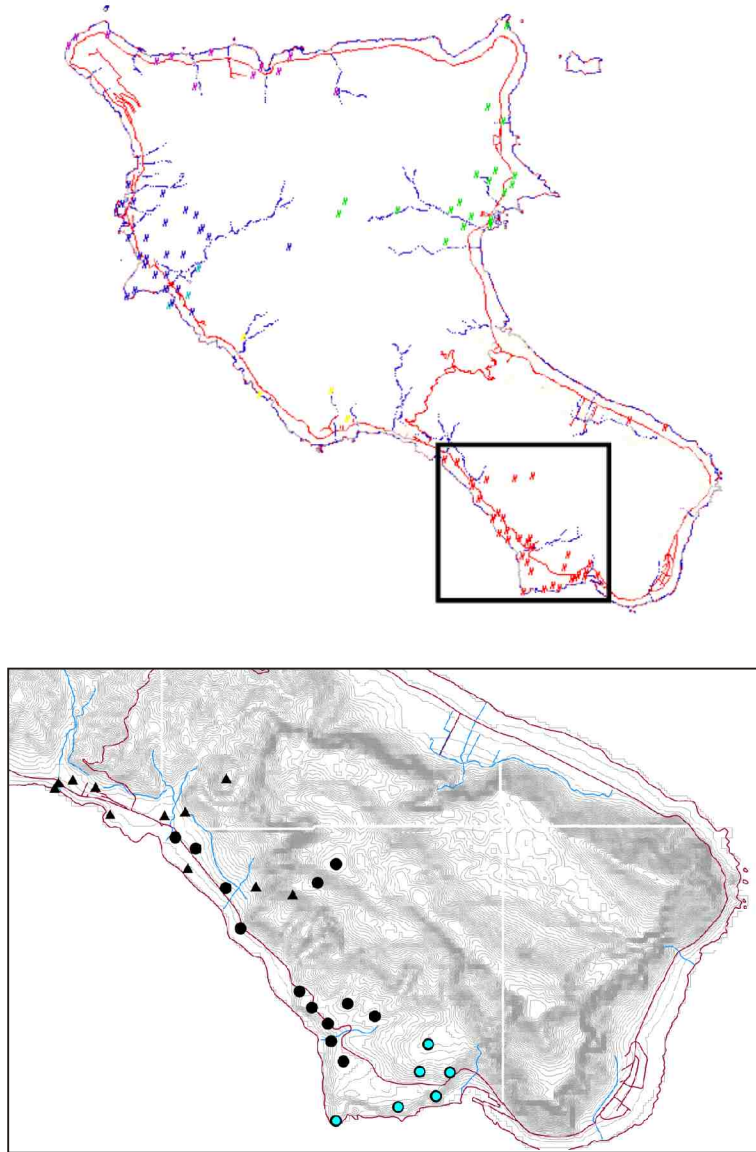


圖 1：蘭嶼始祖遷徙的情緒地景：上圖用彩色標出地點為各村始祖傳說地，分布於上千灰色的一般地點。下圖是紅頭村始祖遷徙路徑：○第一階段環草原時期（前綴mi-表達「主事情緒」）、●第二階段溪流森林區（ika-動詞「因……而感受」情緒）、▲第三階段海岸沖積扇（使用ika-情緒動詞描述地點、或驚恐於災害事故地誌）。

【遷徙第一階段】遷徙 *milis* 可歸因於厭煩感受 *mangasae* 的爆發

在紅頭村祖先創立飛魚祭儀式的召喚神話中，祖先的情緒映照是改變村落與整體環境健康的生命發動力量，特別是遷村 *milis* 前的厭煩感受 *mangasae*。地誌記憶中，公認的紅頭始祖石、竹部人先是在 Ji-Paptok 山乘著硬石、竹節而降生。遷移記憶中，這個 Ji-Paptok 石竹人聯合群體在環繞草原的平坦海階邊緣，開展了蘭嶼特有的黑潮海洋文明。此時期的人群遷移記憶包含許多情緒的描寫，附記於表 1 地點後之括號內：Ji-Maramay¹、Ji-Mina Voit、Ji-Cakawalana² 等地造拼板船 *tatala* 並研究船肋結構；在 Ji-Cakaoyan 發展火炬漁撈法、捕撈迴游魚、並為招飛魚祭編歌；並在 Ji-Langoy³ 以馬尼拉麻 *avaka* 做釣繩，以竹子、長果月橘 *vanai* 做釣竿釣到迴游魚如牛港魚參 *cilat*⁴；以及沿岸釣取定棲性魚類 *veza*（包括石斑和隆頭魚）。這些海洋文化開展的地點，都有著許多神奇的地誌故事代代相傳，使得在環草原周圍、這些直接面向黑潮最大流速線的海岸，充滿著石竹人神聖的祖先傳說和故事中栩栩如生的過去地緣感（圖 1：○地點）。

此一區域地景語料中，常見的情緒表達結構為不及物動詞前綴 *mi-*：是一種持續（*durative*）性質在行為上明確地顯現他自己，也是一個主事者焦點（不及物動詞）的前綴用詞，表達延續、互相之意（Rau and Dong 2006：37）。*mi-*字頭的動態動詞如 *mi-pazos* “作祈福去穢的儀式”（*pazos* 為祈福去穢的儀式）、*mi-vanoa* “舉行招飛魚祭”（*vanoa* 是海灣）、*mi-vaci* “舉行小米豐收祭”（*vaci* 是豐收儀式⁵）都是祭儀上的專用術語，是每年歲時祭儀中重新溫習土地情感的社會活動。至於不及物動詞前綴 *ma-* 的基本含義是通常本身就含有自然、生理現象以及行為結果「要」、「會」、「將要」等狀態的意味。例如 *ma-loit* 表示說話者把自己弄得很髒。

在飛魚季的歲時祭儀中，黑翅飛魚神 *mavaeng so panid* 反覆提醒祖父的是「環草原時期」的土地情感：「我的話就講到這裡。在 Kaliman 月時要把所有的飛魚吃完。以上我告訴你的，你一定要牢牢記在心裡，因為你們每年都要重覆的做以上的各項儀式。我要離開你了，沒關係，反正你已經明白了，我走了」。（董森永 1997）此一階段的故事述說常有 *mi-*字頭的動態動詞，基本含義是表示「主事」、「施動」，是不及物動詞的主要標誌之一；常用的意義表達還包括不滿 *mikay* / *mindok*、掙扎 *mipakopakoad* /

¹ Ji-Maramay 意謂有落尾麻 *Pipturus arborescens* 處，雅美話可以叫 *aramey, aramai, gait, mabowo*。

² Ji-Cakawalan 是發現竹子之處。泰山竹 *Bambusa vulgaris*（赤竹、龍頭竹）在雅美話中叫 *kawalan, anaran, dawalan*。

³ Ji-Langoy 的 *langoy* 是突出、突唇、尖嘴之意。地名俗稱的草原「尖嘴」意指海階的突出處。

⁴ 漁人 Syaman la.fo 說，青青草原向外的海域先有一條水深較淺、約 3 米的窄棚，其後為極深的斷崖，恰是全島岸釣（磯釣）釣點中，少數極易置餌於深海溝水層、釣取大洋迴游魚類的地點。

⁵ 豐收儀式的 *vaci* 包括「一種是小米豐收時舉行的歌舞祭儀；另外有漁獲豐收時，在歸航的途中也在港口外海唱歌及用力划船，表示漁獲滿船；還有若是為了舉行落成禮而砍伐林木唱歌，算是唱給祖先及鬼聽的，請他們來幫忙，使砍伐修材的工作得以順利。」（董瑪女 1995a）

mipalpalcing、以及憑借某物而進行的動作行為等。在第一階段最重大的事件，就是紅頭始祖在夢中被飛魚神靈強烈告誡：

o nipadengdeng da a libangbang do kalang a kano ikey
 和..一起煮 他們 飛魚 蟹名 和 貝名
a kacikaciril am, todeyngen sira o alibangbang a, o tawo am,
 貝類 生病很久 牠們 飛魚 人類
mikanokanoka sira.
 身體生瘡 他們 (董瑪女 1995a)

直譯就是：自從始祖他們把飛魚和蟹 *kalang*、貝 *ikey* 與 *kacikaciril* 等一起煮以後，飛魚就一直都生病，人類則身體長瘡。這段人與環境 (Ji-langoy 海岸) 一起罹病、不健康的過去記憶，先是透過語根重疊構詞表達一種強烈的情緒，如：*kacikaciril* 可以拆分成 *kacikaciril*，語素源出 <*kaciril* 的貝類名稱；再來就是地名記憶中的不及物動詞組、主事者焦點，如口碑中傳頌的 *mikanokanoka*, *mika-noka-noka*, <*voka* 瘡，是對生態與社會整體感受到痛 *ingen*、不舒服、乃至患染疾病 *ikeyngen* 的傷痛記憶。動詞前綴 *ikey* 正是達悟語中特定表達「因……而感到」的情緒標記。

海岸 Ji-langoy 同時也在族人記憶中銘刻著強烈的身體經驗，或是所謂「地從身體形象」的土地分類範疇，就是：Ji-Langoy 的 *langoy* 是「強調人的」突出、突唇、尖嘴之意。地名俗稱的「尖嘴」意指青青草原海階的突出處。用尖嘴代表土地的樣子，可分析成隱喻，因為是兩個不同認知範疇 (地景與身體) 之間，用情緒的記憶表達其本質上「相似」的關係。同樣的地點也能用動詞 *malangongoy* 表達，意指 *mala-ngongoy* 嘴巴都尖尖的，字根來源是名詞 *lango-langoy* (造型)、還有名詞 *ngongoy* (嘴巴)。還有附近 Ji-Kacingehan 的地名記憶解釋：Syaman Qoraragan 說是「該地的小男孩有很細的腰」，而另一說法是「生下的第一個孩子有頭部被綁的痕跡」(cf. 胡正恆 2002)。

【遷徙第二階段】*ika*-動詞表達「因……而感受」的過去情緒

系出天神子孫的石人後裔，在搬離平坦缺水、且資源已耗竭殆盡的海階後，遇見了下一階段文明發展的契機。Ji-Paptok 石竹人逐步遇見了諸多不同的異族人群，包括有體質大異的巴丹 Ivan 人、及文明昌盛的木部 Tehey 人。在通過 Ivan 人所據溪流森林區以後，地景上最以情緒聞名的例子便是「人魚誕生的地方」，該地語出 Ji-vaoknong 是因為「所生第一個孩子是頭 *vaoknong* 魚尾」。這附近的地誌故事其中有許多描繪的動詞都是 *i-ka*-類的情緒，例如想念 *ikapaw*、心想差不多 *ikaktokto*、喜歡 *ikakza*、(禁忌) 使不好 *ikaraet*、擱置 *ikapinpin* 等。(圖 1，● 地點)

這樣的 *i*-動詞情緒描述構詞，語意特徵為情緒影響人的狀態，強調動作對受事者的

影響為將其移動位置、拿來當工具、或與其他事物連上新關係，表達情緒原因或感受：例如*i-lavi*“因……而哭”，*i-bakbak*“因……而打”，*i-k-ánig*“因……而不好意思”，*i-kadkad*“因……而抓癢”，*i-ká-miyng*“為……而笑”，*i-ka-zakat*“因……而死”，*i-pika-zazakat*“使一個一個死掉”，*i-pika-nokanoka*“使身體（多處）長瘡”（Rau and Dong 2006：42）。

「人魚地」Ji-vaoknong有以下的一段懷念、想念*ikapaw*情緒的描述：

miratateng am, "mangay ta rana da ina ta, ta yata rana sira
後來 去 我們 他們 媽媽 我們 因 我們 他們
ikapaw", "nohon" kowan na no mehakay ya, kangay da rana Jiratay
想念 好 說 他 男的 去 他們 漁人村
ya, makowbot do wawa.
出去 海 （董瑪女 1995a）

意譯就是：「很久以後，出嫁的她對先生說，"我們去看媽媽好嗎，很久沒去看他們了，我很想念爸媽他們"，先生說："好"，然後他們就"出海"往漁人村的方向。」達悟始祖在遷移過程中得到「鬼魚*vaoknong*」的人子形象，人與魚之間不同的懷念與害怕情緒交織在此間地景，而始祖最後不得不棄地遷走，附近潮池 Ji-Mavitazaw 日後一直是鬼魚幽靈浮現出沒的根據地。例如過去著名報導人 Syaman Qoraragan 口中繼續糾纏的鬼魚，甚至能夠積極遠赴已遷至 Ji-Masik 的紅頭始祖家中，不時前來求火、乞食、要檳榔，甚至還討得一位妻子（cf. 胡正恆 2004）。

【遷徙第三階段】土地的傷逝歸因於鬼靈的災害

第三階段的地景記憶中，石人受到 Ji-Mina Sasadangan 肥沃土地的吸引，逐漸遷到河口沖積扇像 Ji-Kalilinan、Ji-Liseg（以上都在蘭嶼國小新址附近）、Jimaliodod、Jiminasasadangan、Jimasik（以上在今紅頭南溪河口、小八代灣一帶）、以至 Imorod（現紅頭村）等森林豐饒地區。這段地誌敘事也持續觀察到 *ika*-動詞「因……而感受」的大量使用，例如同情和憐惜 *ikarilaw*、實在吝嗇 *ikateymararaten*、死掉 *ikawakwak*、更快 *ikagzagza* 等字。這依然是以工具、受害者焦點（IF/BF）的前綴 *i*- 形式出現。（圖 1，▲地點）

除此之外，第三階段的紅頭祖先歷史地景，還包括有鬼靈之魂變成巨蛇及龍捲風追擊人群形成地方災害的深刻記憶。在紅頭始祖 Si Arosovay 的神話訴說中，描述 Ji-Masik 的偉大創村祖先去小蘭嶼看顧家族的羊群：

Si Arosovay 上去小蘭嶼的 Doto 地方，當他走到 do Seb 的時候，蛇就聞到人味。牠說："怎麼有人的味道"，然後就伸長脖子向四處望一望。"哦，原來真的有人，這是不是拿走我們金子的那個人嗎"，已死的那群外地人的靈魂說："我們

去拿他的性命"，於是蛇慢慢的溜了過去。Si Arosoyay看見有蛇逼近，心裡很害怕，於是掉頭就跑去海邊。……蛇在海面上游著比在陸上爬的時候速度還快，人說："牠游的速度比我們還快呢"，他們轉個方向去Jimaramay，蛇在後面仍緊跟追他們。蛇說，"他們都快要到岸了，而我還捉不到他們"，"我看我就站起來變成在天上的*makamo*龍捲風好了"，說畢就站了起來往天上去了，然後變成了*makamo*。此時海面上被牠出水的動作捲成了個大漩渦。他們到了Jimaramay以後，就到do niyalipan（躲避處）上岸，然後也把船一起拖到山洞裡躲起來休息。龍捲風漸漸的往陸上移去，並在Jimacalawalolog處登陸，所經之處龍捲風尾巴捲起很多的巨石，石頭叭叭叭的滾落的聲音，就像打雷時那樣響亮。（董瑪女 1995b）

災害地 Jimacalawalolog 有極為豐富的其他別稱，包括 Do-Pikarawarawangana Ji-Maramay, Do-pangalologan Ji-Maramay, Jipangalologan Ji-Maramay, Do-Pika zawa zawangan na Ji-Maramay, Do-Cinalalologan, Do-Zawang Ji-Maramay, Jipangalolgan 等，最主要此地名的結構語詞是以動詞後綴 *-an* 的形式出現，語意特徵為局部影響（Rau and Dong 2006：42），表示動作對受事者的影響為部分的、表面的或對結果有影響，指事物移動的起點或終點，並用來引申為事情發生的原因。災害地 Do Pangalologan 依循著 *panganga-an* 的構詞法（前綴是 *paN-*），*do* 是處格，*panga-lolog-an* 是滾……的地方。*panga-lolog-an* 語根是 *<lolog* 滾動。此地也同時鄰近祖先登臨蘭嶼島的先驅據點 *do palahawan*，意為始祖順隨潮流脈動先登之地。

災害地同時也是祖源地 *do palahawan*，極富情緒描寫的歷史地誌中標記的是潮流 *palanginan*，也是達悟生命觀中最自然化的體現，就是四季氣流變化、與海洋潮流脈動。神話口碑中，天神降下做為神聖種源的母羊，要登臨蘭嶼之際所唱古調 *anohod* 吟道：「我背後的靈魂東張西望，從天上被降下來，一路上我在 Do Palahawan（今廢料港）誕生，朝著潮流（*palanginan*）來的方向左顧右看，尋找我繁殖的地方，連接（*mapidokdok*）這個島嶼」（董瑪女 1995a，括號內原語註記為作者所補上）。始祖落腳安歇的地點往往有著情感上極大的轉折。這些情緒地誌描述達悟始祖的降生，是起源於天神「放下石頭，由於較重而直落下去，在 Ji-Paptok 山中央處落地。接著，祂放下內裝人類的竹子，由於比較輕，所以像空中的氣流（*sinazowsaw no angit*）一樣，使竹子飄落在平原處的水邊」、「天上的人很氣他們，使天氣變得昏暗，使得他們在海上迷失方向，隨海浪漂流，則風浪把他們漂到何處，他們就到何處」（董瑪女 1995b，括號中原語為作者所補上）。聖羊之於氣流 *palanginan* [*palapalanginan*]，就如同人與飛魚在黑色潮流 *amteng* 中接近蘭嶼，冥冥之中情緒預示著人群過去的命定歸屬，是因果解釋、也是當下行動參照的座標。

（三）地名的名詞組類型

接著，我們要討論地名名詞組結構。大部分的地名往往是以名詞組的整串句子結構

來描寫地名，例如達悟人特別愛用 *vahay no*（生物資源），表達區域內綿延的動植物資源，某些生物如雞、豬、魚的行為特質也能穿梭於不同比喻之間。表2分為5大項目來說明。

【地名名詞組類型1】第1種語詞結構是 *ma-* 動詞組以故逝態 (*m-in-a-*) 修飾，來表達地名的外型相似於他者，宛如過去的故逝物。所衍生的詞可以做名詞使用。這是一種強調地名記憶的懷舊敘事，正如達悟親屬稱位在人稱上區分「生者」與「故逝者」類型。在達悟人稱仍在世的專有人名，是在單數主格人名前另加格位標記 *Si*，成為「生者」*Si-* (人名)；然而人物一旦死去成為另外一種「故逝者」類型、轉而活在社會的背景情感中，則是在人名前加格位標記 *Si-mina* 而成為逝者 *Si-mina-* 人名。「故逝態」的 *ma* 動詞類型成為 *m-in-a-*，隱然在意義上與「故逝」的人物有著微妙淵源。

【地名名詞組類型2】名詞組中以處格表達地名的棲地，並以處格 *do-* 所表達的地名或方向，是謂「地名依循地景來命名」（「地名從景」）。例如 *do teylaod*、*do teyrara* 分別是指深、淺水域的地名，其命名法則就是使用島嶼地景的一組「方向性命名」。事實上，在大部分地名中，此一「向海／向陸、潮下／上帶」的相關命名，可資建構出相當的處格名詞組地點參考。名詞類型前綴延伸主詞的狀態，更清楚的表達法是後接處格標記 *do*，引領出一個延伸出來的無定論元。都是由名詞組後面的處格 *do-* 標記地名所在之棲地。許多地名後接處格表達地名的棲地，表達地名的所在環境狀態，成為地名 + *do teyrara* / *teylaod*。達悟地名的組成是在名詞組前另外加上「處格」的格位標記以資確認語意角色，在一般名詞組前所前綴的處格是 *do-*，例如有大石頭處叫 *Do-Mao*；而在專有名詞組前則加處格 *ji-*，因為語幹是 *i-* 開頭，所以 *do* 會額化為 *ji*，例如紅頭叫 *Jimowrod* (< *do* + *imowrod*)、小蘭嶼叫 *ji teiwan*。

【地名名詞組類型3】地名名詞間以屬格格位標記相連，則是名詞間直接以屬格格位標記相連，成為「名詞 no 名詞」，例如標記稱為「鬼靈的海灣」*Do-Vanoa no Anito* 顯然是以恐懼與敬畏情感來連結祖先禁忌，達悟人的地方情緒顯然是直觀而實際的。又例如稱「動物的家」為 *vahay no*（動物），以名詞間屬格格位標記相連，表達區域內綿延的動植物資源，土語直譯就是嗜好物的家，彷彿自然萬物都可在人類心智的安排裡得到寓居。

【地名名詞組類型4】地名名詞組中間有 *a* 是繫詞，後接被修飾的名詞。例如：小河流之地 *Do-Likey a Ayo* 是以 *likey* “較小的”，連接名詞組中間的 *a* 繫詞，修飾其後被修飾的名詞河流 *Ayo*。

【地名名詞組類型5】*kma* “像”是由達悟語 *ka-* 前綴演變而來。*ka-* 是多義詞綴，可以當動詞，也可以當名詞 (Rau and Dong 2006: 67-71)。地名的 *ka-*，大多數是從動詞 *kma* “像”語法化而成的前綴。地誌故事也常出現 *akmanan*, *akma-an-an* <*akma* 是指像……一樣，如同……的描述。

表 2：地名名詞組的結構類型示意

地名名詞組類型	名詞組結構	地名範例
1	<i>ma</i> -動詞組以故逝態 (<i>m-in-a-</i>) 修飾，常常變成名詞，故放在名詞組類型	形狀像雞一樣 <i>m-in-a manok</i>
2	名詞組以處格 <i>do</i> 表達地名的棲地	向海 <i>do teylaod</i> , 向陸 <i>do teyrala</i>
3	名詞間以屬格格位標記相連	鬼靈的海灣 <i>Do-Vanoa no Anito</i>
4	名詞組在修飾詞和被修飾詞間以繫詞 <i>a</i> 相連	不好的礁岩 <i>Malahet a Kapopongow</i>
5	地名的 <i>ka-</i> ，大多數是從動詞 <i>kma</i> 「像」語法化而成的前綴	像捆綁過的地方 <i>Ji-Akmi Panalikedkedan</i>

(四) 地名借喻 (metonym) 以局部強調去指涉另一整體

借喻 (metonym) 是同一個語義描述範疇中用「部分特質代替全體」或「全體代替部分」、或「部分代替部分」。而由此追溯本文所分析的地名形象案例，屬於借喻類型 (metonym) 的地點有：

【地從植物】地名借用來自植物名，用植物來代表土地的特徵。例如：Do Tabedeh, Ji paptok, Ji maramay, Ji Ca-kaoy-an, Ji Rako a Vocid 等。以麻得名之古部落 Ji Maramay 是因為紅頭始祖 Si Pacilalaw (女) 還會以落尾麻 *aramay* (*Pipturus arborescens*) 的新芽抽絲來織布。以竹得名之 Jicakaoyan 處是因為先祖他們為招飛魚祭編了歌。(Jicakaoyan, 是 *ji ca-kaoy-an*, *ji* 是處格, <kaoy 竹子 (*Bambusa pachinensis*)) 。

【地從魚類】地名借用來自魚類。例如前述的人魚地 Ji vaoknong, 「大魚之家」Do vahay no rako a among。過去紅頭的知名報導人 Syaman Poyopoyan 描述神話祖先 Si Paloy 結婚後，仍最常與他兩個要好的外甥一同共作共食、釣魚網魚、或用木槍在海溝射魚。舅舅 Si Paloy 幫忙姪子砍材造木船，落成禮之中分贈甘蔗、豬肉和禮芋，並之後出海初航至「大魚之家」試釣卜運，都一如今日雅美人的海洋漁撈經驗。許多淺海海溝都銘刻有過去的豐收記憶，像雙獅岩附近的 Ji pangeskosin 被形容成：*vahay no rako a among tomi vawovaowog o rarak a zokang a kano veza*，意思是：此地產許多大魚，及各種魚類。

【地從動物】地名借用來自觀察動物的聚集或事蹟，例如老鼠地 Do-Karam-an，有豬之地 Ji-Korang，鳩鴿地 Ji-Voit，擺置夜光貝的地方 *ji sina pat no kazab*。

【地從環境資源】如水源地 Do Ranom，火山石 Do Lalitan 等。

四、討論：情緒地景映射出的當代社會脈絡

本文關於蘭嶼歷史地景與情緒話語的分析，從「地名記憶」開始擴及「地誌故事」，希望有利於蘭嶼學跨領域的累積建構，並進而理解南島特有的在地知識。這些地名「字詞組」微小音位的對立差別，正是文化主位情境中，人聲所能體現情緒運作的貼切日常展現。整體說來，我們看到達悟人以「分地成類」的情緒作為一個深具啟發性和擴張性的歷史描述系統。同樣文化脈絡下包含許多相依相存的情緒概念，只有局內人才能經常體驗各個情緒語言背後的文化意涵。在達悟語中，對於地名的描述有特定情緒的古老語根、重疊強調、和詞綴焦點切換，以進行當地意義脈絡下的經驗分類，並採取特定的形象式、主動施為模式（agentive module）的表達方式，正符合人類學家所定義的特殊地方知識。地名的情緒詞素運用、構詞句法、以及隱喻轉用是一種古今連續的自然描述概念，是在達悟人的日常感知當中，藉由各種生計經濟、社會活動、宗教儀式等，為個別所見的行動賦予意義。我們在其他村的始祖遷徙史詩中也觀察到類似的 *ika*-情緒地景標記，像是蘭嶼東部東清始祖的遷徙故事標定了神聖的起源性質 *nika-powa*、帶來豐收的喜悅感 *ikararowang*、逐漸逼近災難的害怕 *ikapapa*、乃至於很羞愧地原諒抱歉 *ikahnig* 等。野銀始祖的遷徙故事則標定了起源 *nikapodpohdan*、喜歡 *ikakza*、挑剔 *ikapinpin* 等情緒，值得另文分析。

這麼多種歷史情感的持續累積最後爆發出來，將成為行動的動能，也是主動的施為模式。不宛若遷徙 *milis* 是由於厭煩感受 *mangasae* 的爆發，如同雅美古諺所強調的情緒瀕臨臨界點，「沈重地卡在心裡放不開」（*no kmi somlet do onowned a akmi ji abalinas*），最後乃至情緒「搬動」了行動。鄭漢文先生在朗島的民族誌工作中，也曾描述「震動」*kanini* 此一常見於歷史記憶（地名）與當代論述（歌謠吟詠）的情感慣性，讓能觸發情緒引起「震動」的人、魚、事等一起銘刻在地景中時時提醒：

Sira kanini（地震家族）這個綽號，相傳是他們的祖先海釣回來，正在處理 *kanini*（地震魚）時，發現魚下鍋了還一直動，而且一直變大……新奇經驗（不停脹大）與過去持存的經驗（地震現象），並結合他人共同在場的意義生產。共同在場給出的震驚是原初經驗最常出現的現象，因為那當下可能危及整體生命的延續……在處理漁獲與地震同時發生的剎那，震撼瞬間全然湧起。（鄭漢文 2011：49）

這些銘刻著深刻情感的龐雜地誌語料，是在借喻（metonym）的基質之上，讓歷史事件的情緒標記指涉著脆弱生命、環境危難等，更是一類獨特形象化的南島歷史傳承方法。用情感分類地名以其系統化、且頗具滋生延展性的方式來標記過去經驗，讓過去形象做為一個來源域（source domain），其情感形象成員（如起源、喜悅、厭煩）、和人地關係特質（如互動時經歷的蛇、龍捲風）會依照情境的需要投射到目標域（target domain）。這一整套「動作形象與情緒本質」的施為邏輯是實際達悟社會生活所特別看重的，並做為當代日常生計實踐、乃至於詩歌對話吟唱中多層次的文化溝通工具。

更有甚者，這些「古老地景上的情緒頓點」依然常常縈繞在當代社會生活中。成為個人吟唱 *anohod* 與集體跳舞 *mivaci* 的當代行動論述。本文所提紅頭情緒地景延展於當代日常語用，是廣泛見於今日所傳唱之古謠 *anohod* 曲調中的，特別是關連於開基【第三階段】的「最鄰近、最親切」之晚近神話，常是使用情緒語根去分類土地的脆弱傷害，並歸因於形象化鬼靈所引發的動能。

這些當代個人演唱的雅美歌謠，著重於音高「中高中低」的情緒轉折，是個人感懷、也可以是集體慣性在許多重要正式場合的表現。若用周宗經先生的採錄來說就是：從羊神的神諭宣讀（「羊渡海峽歌」），到已消失 Jimasik 古部落的傳說（「被蛇追歌」），始祖地景內容廣博，但精鍊成合於公議的情緒慣性都不脫音高的「中高中低」轉折，是大家都能接受以及能理解的社會情感表現。周宗經先生所謂「羊渡海峽歌」、以及「被蛇追歌」（夏本·奇伯愛雅 2011：217，219），都是讓不道德的行為銜接上敬畏鬼靈的情緒。若以所描述的古謠演唱旋律，用對「高音、中音、低音」的描述方式，就是從中音開始、漸入高潮、轉折過低音、而再次回到中音的情緒起伏之線條。這種古謠 *anohod* 曲調上是非常「被情緒結構化」的，全曲骨幹音以大三度（圖2）為核心，每一句有不等分拍長的12拍重音，每首歌曲，依詞句的數量多寡，將下列樂句做反覆式的延伸吟唱，直到唱完為止。其中以反覆四次形成一首歌，被認為是最被喜愛的型式結構。起音皆為23，結尾音為兩拍之2。中間「，」指樂句間的換氣，形成三個半樂句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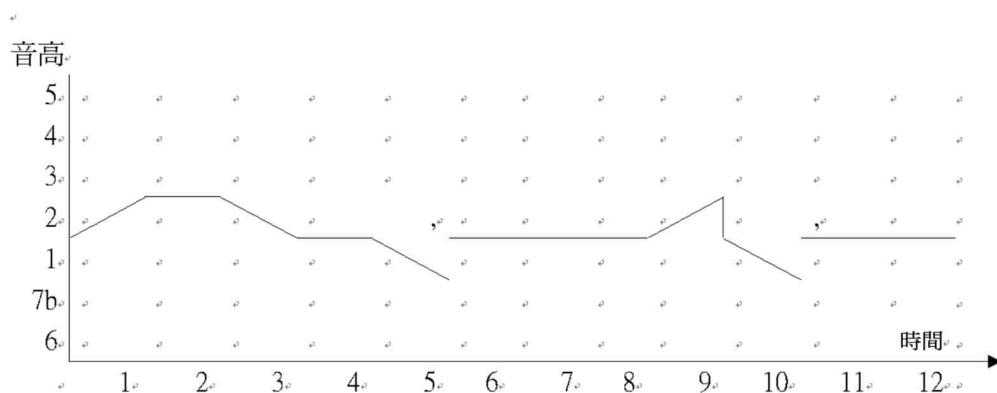


圖 2：古謠 *Anohod* 曲調「被蛇追歌」：簡譜譜例若用首調唱名法記出，是謂：[2 3 3 2 2 2 2 2 3 2 1, 2-]，全樂句總共反覆四次。

雅美歌謠的「情緒動機」在個人演唱曲目之外，也有樂舞儀式裡的大量集體實踐，常見於暑假全聚落參與的小米豐收祭樂舞 *mivaci*，即俗稱的豐年祭。小米豐收祭的「情緒動機」亦著重於同樣的「中高中低」的音高轉折，同樣地每一句有12拍重音，只是在民族音樂學的形式分析技藝上來比較：個人唱的古謠 *anohod* 曲調會在音高「中高中低」後回到中音；而群體跳的打米舞 *mivaci* 則是「中高中低」後不回到中音，直接結束在低音區。

打米舞 *mivaci* 的集體「情緒動機」，也可證諸作者在 1996 年所採集的三首男子打米舞（林子晴、胡正恆 2005：121-123），由於 *mivaci* 節奏必須配合動作，更可看出打米舞是整齊的 12 拍一句，由二個主要音高（小三度）所構成。這種情緒慣性完全同於古謠 *anohod* 中，*mivaci* 等於是 *anohod* 去掉個人聲調裝飾及自由拖拍後的 12 拍結構原型。這些情緒激越的曲調都由高音開始，讓「情緒動機」經歷兩次「高一低」起伏，在波型結構上非常相似。只是在少了中音做為旋律線的過度，小米舞旋律顯得比較有力，並且因為音程的跳躍（跳過中音），個別音高往往可以獨立換氣，並加強重音以配合最後一拍落在打小米臼上。這也可解釋為何「情緒動機」旋律轉為結束在低音的原因。

「情緒動機」迴盪在個人吟唱與集體樂舞之際，描述祖先渡海之神聖臨場感、以及因為情緒忿懣而爆發行動。「情緒搬運行動」是達悟社會所認同的文化施為意識，體現成相嵌於神話地誌（史）與敏感環境（地）間的符號脈絡。例如厭悶 *mangasae* 的爆發驅動人群遷徙 *milis*，這造就紅頭村不停留於一系列的不祥地名，好比 *Ji-vaoknong*（*Jimina vaoknong*）或稱為 *Ji-mavitazaw* 之地，是描述當地得名於黃鰓光斑魚 *vaoknong* 變成「魚女婿」的一個恐怖記憶。此一海岸脆弱地景中的「情緒隱喻」，連結了此魚的外形、行為、棲地、與人文意義，地景具象地體現了今日生態禁忌與過去情感背景，並時常「觸景生情」地提醒了當代族人日常的生計行動。考察災變地誌與古今吟唱中所顯露的「情緒動機」，確實是當地人最花心力在社會生活所需中觀察，並感受與知覺環境與一己的聯動性，且足堪用語音符號來刻畫的情感慣性。又例如棍物地 *Do pangalologan jimaramay* 的地景，情緒比喻了地質形象上的不安定特質，牽涉了大量的始祖遷移活動與歷史災變軌跡，展現了南島情緒本體知識中人、地、事、物、氣候的不可分割本質，與其獨特的整體性而能體現社會一體感受。達悟（雅美）人對過去土地細節的情感投射描述，是用情緒動詞詞綴（*mi-*, *ma-*, *-en*, *-an*）去打造隱喻映照的領域空間，彷彿在歷史現場中，萬物與事件都是因情緒相關聯、而可以互相滋生，而相似的事物型態特徵與社會行為參照都貫穿在一個高度可流動的情緒連續體中成為地景「紀念碑」、「名人堂」。情緒因而成為可轉用、借喻、和對照差異價值的整合工具。唯有重新理解過去記憶的「情緒質地」，可以看到現場災變地名的特定文化認知、以及連結社會一體與物質記憶互相操作的獨特情緒語感。

達悟人的「情緒搬運行動」是自我連結到歷史記憶的社會實踐樞紐，儀式中的情緒轉換（捕魚、尋狩、歌會）正是以「宛若一趟遷徙 *milis* 旅程」以供個人連結當下生命歷史狀態，向完成理想中的社會存在過渡。「情緒動機」結構若依照 George Lakoff（1993）的定義，是為「必要存在的認知實體，其中包含我們的心智經驗、象徵空間、概念、以及概念的複合結構」。「情緒領域」中包含許多相依相存的概念，只有在文化脈絡中的局內人才能經常體驗各個語彙背後的文化意涵。地名的情緒詞素運用、構詞句法，以及歌曲中音程轉折與「情緒動機」的隱晦轉用，是在當地人的日常感知當中，藉由各種生計經濟、社會活動、宗教儀式等，用強烈情緒為人生各項旅程賦予分類、生成意義。

在 Rosaldo 的描繪中，當地人的生命旅程與情緒體驗常用來證明、或是再定義他們的生命發展階段：小至男女情愛、大到成人成家，並用尋獵地景、和激動音樂儀式引導社會發展的情緒慣性（emotional idiom）（Rosaldo 1980：113，131）。就菲律賓 Ilongot 人的情緒人類學而言，深寓情感的歌是一種聲譽表現，以公議他們時代的社會互動（Rosaldo 1980：58）⁶。於是，Rosaldo 的儀式分析提到了其中最激越的著名音樂 *buayat*，這在當地獵頭儀式（headhunting celebration）中其實提供一整套的情感隱喻與展演形式。以情緒慣性瞭解 Ilongot 人的社會生活，其學術傳統上溯自涂爾幹社會學理論中所提及社會一體性之情感基礎（sentimental basis）。

而自從 1987 年臺灣社會解嚴後，達悟人重新歷經反核廢與反國家公園運動，在地人群又何嘗不是時時因情感爆發而掀起一趟趟遷徙 *milis* 旅程，包括運動論述與行動抗爭。吾人觀察到情緒表達的微言大義在當代更顯重要，值得另文深度分析之。此外在社會運動的脈絡之外，觀看 1996 年後島上的生計活動逐漸以民宿發展、生態解說員、另類旅遊行程為主，在傳統漁耕的「找菜、拿飯」之外，還看到新生代用欣喜情感連結新的島嶼發展思潮；另一方面當地部落也因應著傳統生態地景，發展出各個深具啟發性的保育計畫項目，包括各社區的部落地圖與社區總體營造。這些土地情感與現代計畫交相激盪出來的自然復舊論述、與其間的情緒隱喻使用，讓當代保育解說、部落地圖、與村落文史復振總是帶入了大量歷史情感與地景記憶，深刻地延展著過去的情緒脈絡。（cf. Hu 2007，2008，2011）未來關於「達悟情緒地景」之當代言談分析，希望尚能進入當代保育意識與過去懷舊記憶的互動對話，看到情緒表述系統如何捲動當地社會生活而做出磋商與妥協。

最後可以收束本文的聚焦核心在：此類達悟人「分地成類」的情緒慣性，讓記憶指涉到許多感知使之「包山包海」、「睹物思情」（cf. 夏曼·賈巴度 1997；夏曼·藍波安 1997；胡正恆 2008）。達悟人常認知環境地景與情緒形象、乃至歷史事件互相關連，必須藉由一些情緒遷移的心智歷程才能開展其社會實踐：例如島上一系列民宿職訓班、解說員班、以及在公部門所培力下各式各樣的永續發展與保育專案，包括鳳蝶與蝴蝶蘭復育、角鴉監測、與海龜守望等。我們需要貼切理解達悟語自然描述系統的情緒語義生產力。然而，這樣的情緒意義深藏在於在地人的地景實踐當中，地名情感指涉了最直接的南島社會世界，也正是了解當代思想與文化知識的窗口。

⁶ “For Ilongots, not only the *buayat*, but all varieties of performance may be moving; song, in particular, reflects and has consequences for the state of people’s hearts. In commemorating events, describing feelings, formulating significant desires, songs are, like reputations, things that travel.”. (Rosaldo 1980：58)

五、小結：情緒搬遷了行動

本研究重新討論「達悟地名」之情緒構詞與過去記憶語料，嘗試分析當地人自然描述系統背後的情緒關鍵字，找出從「情緒動機」的類別是如何限定過去經驗，連結到當下人群行動的當代憤懣，這種情緒標記往往是同質歸因建構於人自身歸類的細膩興趣，反映達悟人的社會生活就是在人與祖先行動的親密「情緒」體驗中強調局部的相似性，例如龍捲風、土石流災難與蛇、和祖先的禁忌，並延展成隱喻一致性來開展文化實踐與社會關係。剖析「傳統情緒知識」中的在地生態感知、乃至所詳細借喻的音位細節，就是以詮釋的方式找尋語義意義與概念領域的映照。情緒透過常用詞素、音位、構句、甚至音樂樂句的音高隱喻，顯示的是外人看不見的在地脈絡下，其歷史地景本體（source）與社會生活意義（target）間的映照關係，是固有情緒引領出當地人心靈運作的獨特邏輯慣性。

達悟地誌的情緒語詞，其結構原則展現於語根組合時，添加詞綴所表現的黏著語特質，名詞組地名衍生出一長串句子，動詞組地名以運用於構詞上的重疊法和詞綴法最多。動詞詞綴裡面強調：1. 地景懷舊的是祖先祭儀，以動詞焦點變化的情緒表達。2. Ika-動詞表達「因……而感受」的過去情緒。3. 鬼靈的魂變成巨蛇及龍捲風，因應著人群作為，追擊祖先形成災害記憶。4. 最後，另有獨立一群是因借喻（metonym）而得的地名，強調以局部去指涉另一整體，包括借用植物、魚類、動物、環境資源去隱喻土地的好惡情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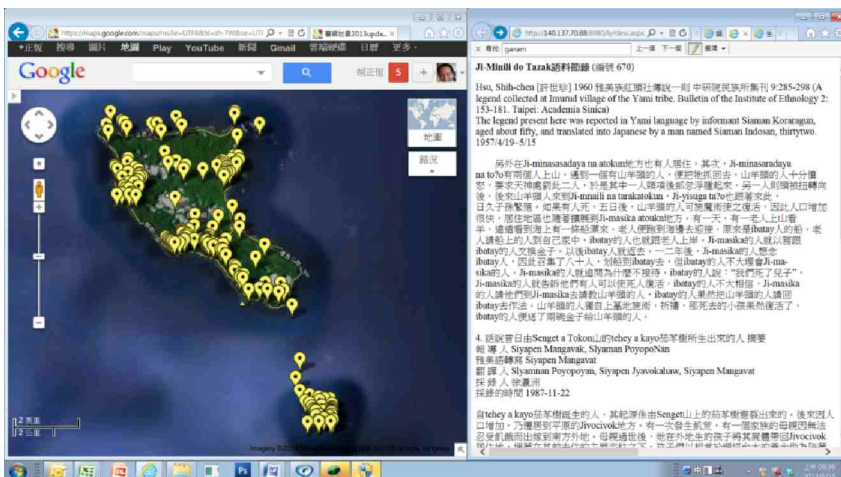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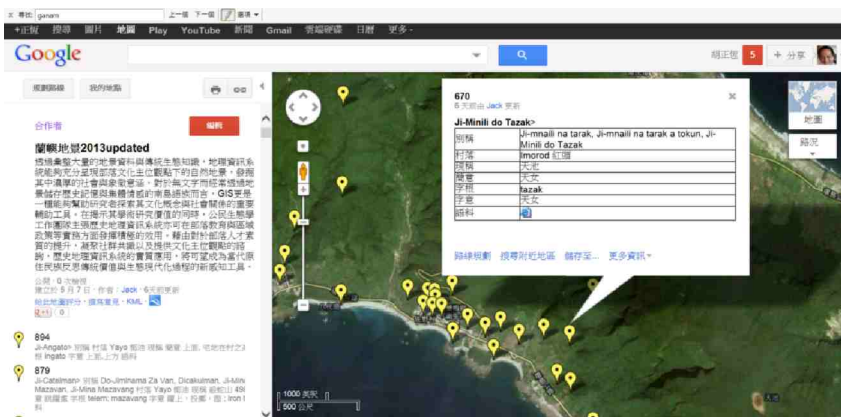
吸納樂句語感與土地感知的音聲分析中，透露出一種情緒研究脈絡裡的特有認識，就是長期的人地互動是地景、地物宿存之情緒能搬運行動。對於無文字的社會，土地生態的情緒脈絡往往成為幫助其記憶歷史的符碼、甚至成為承載文化的結構性施為。情緒符碼（emotional markers as sign）搬運古今間的參照，延展歷史記憶（地誌）、引用於當代行動（吟唱、樂舞、社會運動、生態旅遊經濟等）。情緒的施展可協助我們重新檢視各個被研究人群對於自然、環境、時間、空間乃至於災變的觀念，進而透過檢視獨特情緒概念做為文化理念，其結構所造就的社會組織、人觀與生態實踐之間的連結，才能更妥切理解現今環境政治與部落經濟的發展，其區域質地如何銜接上當代社會議題、乃至於環境復原困境等的重要當代歸因。

致謝

本報告的撰寫，要感謝中正大學語言學研究所何德華教授長期在達悟語言學上的協助、中山大學外文系黃舒屏老師與科博館人類學組董瑪女老師的諮詢，加上國科會整合型計畫「達悟語知識本體」團隊成員楊孟蓁、張惠環、吳怡欣諸君的討論，還有蘭嶼島上的達悟朋友恢弘地讓我們參與學習當地的地景文化，對他們無私的分享我們的感激更是無法言敘。同時也要感謝國科會提供的田野調查經費，來自於「達悟語知識本體——生態即社會世界：從達悟文化知識探究南島生物隱喻」（NSC 100-2410-H-126-027）。

本文於2012年4月15日就蘭嶼達悟族中的災變地名與情緒記憶部分，於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所舉辦之「2012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年會」中進行初步的分析報告，並感謝「復原、流離、遷徙裡『家』科技觀與地方災變誌」論壇內：中興大學歷史系許宏彬教授、暨南大學人類所容邵武教授、與會專家高婉如、林怡資，以及審稿老師的精闢建議。

附錄：「蘭嶼地景與生態人類學應用計畫」使用歷史GIS的空間資料庫介面，期許過去專家導向、中央控制、靜態的GIS部落文化地圖之知識儲存概念，如今還能結合 google earth 多重使用者參與的新一代技術，由工作坊學員或部落網路達人各自創建在地動植物季節變化的深度旅遊資訊，並逐年累積成珍貴的資源。參見 <http://140.137.70.88/ly/>



參考文獻

余光弘

2004 《雅美族》。臺北：三民書局。

李維史陀 (Levi-Strauss, Claude)

1994[1962]《野性的思維》(la pensee sauvage)。李幼蒸譯。臺北：聯經。

黃應貴

2002 〈關於情緒人類學發展的一些見解：兼評臺灣當前有關情緒與文化的研究〉。《新史學》13(3)：117-149。

胡正恆

2002 〈人、土地、與歷史記憶：以蘭嶼傳統地名的研究為例〉。《原住民教育季刊》26：110-122。

2004 〈蘭嶼始祖遷移記憶中的卜運磋商〉。《東台灣研究》9：3-105。

2008 〈歷史地景化與形象化：論達悟人家團創始記憶及其當代詮釋〉。收錄於林美容、郭佩宜、黃智慧主編，《寬容的人類學精神：劉斌雄先生紀念論文集》，頁199-232。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林子晴、胡正恆

2005 〈從節奏、旋律與曲式來看雅美民族的婦女舞蹈音樂 Ganam 與男子打米舞 Mivaci〉。《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19：39-148。

夏曼·賈巴度〔施馬高〕

1997 《蘭嶼部落地景地名空間文化之調查》。臺東縣立文化中心。

夏曼·藍波安〔施努來〕

1997 《冷海情深》。臺北市：聯合文學。

夏本·奇伯愛雅 Syapen Jipeaya〔周宗經〕

2011 《雅美族歌謠：古謠》。臺北：交通大學出版社。

烏居龍藏

1996 [1898] 《紅頭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翻譯資料。(未出版)

董森永

1997 《達悟族漁人部落歲時祭儀》。南投：臺灣省文獻會。

董瑪女

1995a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達悟族口傳文學資料檔案翻譯〉。收錄於《臺灣省原住民史料彙編 1—達悟、布農、卑南及都市原住民採訪記錄》頁15-111。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1995b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達悟族口傳文學資料檔案翻譯〉。收錄於《臺灣省原住民史料彙編 2》頁1-96。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

董瑪女、何德華、張惠環

2012 《達悟語詞典》。臺北：台大出版中心。

衛惠林、劉斌雄

- 1962 《蘭嶼達悟族的社會組織》。《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專刊之一》。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

鄭漢文

- 2011 《*ji macipayok so moing*（非人類臉譜）的作用：達悟族文化感知的生態實踐》。國立東華大學族群關係與文化研究所博士論文。

Guo, Pei-yi

- 2001 *Landscape, History and Migration among the Langalanga, Solomon Islands*.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Hu, Jackson

- 2006 *Indigenized Conservation and Biodiversity Maintenanc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USA.
- 2007 The Articulation of Modern Fetishisms and Indigenous Species. *Taiwan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5 (1) : 19-62 。
- 2008 Spirits Fly Slow (pahapahad no anito) : Traditional Ecological Knowledge and Cultural Revivalism in Lan-Yu. *Journal of Archaeology and anthropology* 69 : 45-107
- 2011 Retrieving Ancestral Power from Landscape : Cultural Struggle within Yami Ecological memory on Orchid Island. In *Taiwan Since Martial Law - Society, Culture, Politics, and Economy*. D. Blundell, e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and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eorge.

- 1993 The contemporary theory of metaphor. In *Metaphor and thought*. Andrew Ortony, ed.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au, D. Victoria, and Dong, Maa-neu

- 2006 *Yami Texts with Reference, Grammar and Dictionary*. Taipei :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Rosaldo, M. Z.

- 1980 *Knowledge and Passion : Ilongot Notions of Self and Social Life*. Cambridge :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Yu, Guang-Hong

- 1991 *Ritual, Society and Culture among the Yami*. Ph.D. Thesis.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Emotional Reminders of Tao/Yami Landscape Between the Past and Present : In the Case of Making Place Names

Jackson Hu^{*} Tzu-Ching Lin^{**}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xplore Tao (Yami) ancestral landscape and the local narratives about historic events associated with rich emotion. We found that affixation and reduplication of linguistic morpheme are often used in word formation of Tao place names. Tao people frequently use emotional reminders such as verb affixation and noun combination to refer to a strong feeling of ancestral rites, emphasize their sacred characteristics, and inscribe their wonderful resource of plants and animals upon historic landscape by past human activities. The embedded contexture of Tao ancestral migration pathway and the highlighted famous stories in legends reflect a unique emotional feature of Austronesian topogeny.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emotion upon landscape, the keystone place markers include : 1. *mi-* verb affixation inscribes the past ritual places mythically, making ancestral movements vivid upon daily subsistence practice. 2. *ika-* verb affixation inscribes the past “emotional journeys”, in which are full of certain fears and the following healing practice, referring to meaningful sites in the present. 3. *anito* spirits mark the moral norm upon ancestral landscape in the form of metaphors regarding past disasters. 4. Place naming among the Tao can also adopt metonyms, in that ecological images of plants, fish, animals, and environmental resources are culturally deployed in order to refer to a whole system rooted in past memory.

This emotional phenomenon of extensive use of verb affixation and noun metonymy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the indigenous perceptions of history, uniquely reflecting their world views that healing agency provides a significant process between human body and immediate nature, in which emotional landscape demonstrates the reference and norm between past memory and present practice in the Tao society.

Key Words : Orchid Island, Tao (Yami) , Emotional Landscape, Ecological Anthropology, Semantic Linguistics

* Department of Forestry and Nature Conservation; Chinese Culture University. Hujackson@gmail.com

** General Education Center; National Taipei University. Linxo145@gmail.com